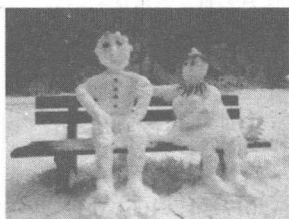


# WINTER'S TALE

## 童 话 的 冬 天

〔日〕白川道  
管尹莉 译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W I N T E R ' S T A L E

冬天的童话

「日」白川道 著  
管尹莉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本书原出版者为日本白杨社,经授权由重庆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FUYU NO DOUWA

by Toru Shirakawa

Copyright © 2010,2011 Toru Shira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POPLAR Publishing Co.,Ltd.

and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POPLAR Publishing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Ltd. and Youbook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15)第17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天的童话/(日)白川道著;管尹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229-12843-2

I. ①冬… II. ①白…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1061号

### 冬天的童话

DONGTIAN DE TONGHUA

[日]白川道 著 管尹莉 译

责任编辑:钟丽娟 张蕊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5 字数:320千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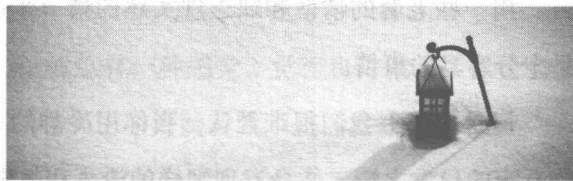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9-12843-2

定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T H E B E G I N N I N G O F T H E S T O R Y



## 故 - 事 - 的 - 开 - 端

我手上收到一本期待已久的小说样本，在这刚过完年才半个月空气还十分寒冷的冬日。

我首先嗅了嗅这新出的样本上纸张和墨水的气息。这是在一本寄予了深意的小说完成后，我会举行的一个仪式。

接着，就像要探寻收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轮廓一般，从封面到封底，我用指尖沿着四角边缘轻轻摩挲。

无论是装订，还是纸张，还是字体配色，无不按照我的预想，制作得完美无缺。

用一些老套的情话和缺乏现实感的情节来讲述一段男欢女爱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难否认，当你用冷静的目光审视这世间所能看到的男女之情，你会发现那样的语言和故事是多么空乏。

然而这里的故事却不一样。铺陈中虽然也借助了些许小小的想象、期望和祈祷，但是故事本身却是真实的，或者说，是真实的故事在寻找着合适的表达。

书名叫“冬天的童话”。和作者最初拿到我这里来的原稿不一样。原稿的名字叫“天赐恩典”。

看完原稿之后，我向作者提议改成这个名字。这是单纯作为一名读者，自然而然想到的书名。

按照惯例，这样的内情不应该放在卷首宣讲出来。要么在卷末语中提一提，要么就干脆让其隐匿。但是之所以勉强破了例，是由于作者想要在一开头就介绍这个故事的由来，而且这个愿望十分强烈。

我满足了他这个愿望。只是因为，对于这个故事中的两个人——尤其是男主角，我自认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这么做也是对他表示最大的敬意，同时我也觉得对读者来说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一年零三个月之前，2003年11月6日夜里9点左右，我的手机接到一通电话。

当我看到来电是一位女性的名字，我心中一凛。

事实上，我心里就总有一种感觉，觉得也许就在今天，会接到她的来电，于是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就一直等在社长办公室。

这个女人——名高天空，问我：“好久不见，你还好吗？”然后问现在能不能见我一面。

我不可能会反对。我答她：“非常乐意。”然后告诉她，我在办公室等。

三十分钟不到，她就来到了公司。

两年未见，她坐在接待室，依然美得让人窒息。但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她的美丽里面那种光芒万丈的闪耀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二十四岁的女性特有的沉着和自信包裹在她周围。

她低下头向我致歉：“那件事之后，没有给你打过电话，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你看起来很好，我就放心了。”我冲她点点头。

我从她曾经工作过的影视制作公司社长枝野那里了解到，那天以后，她就旅居到纽约，学习声乐课程了。

她说，刚刚那通电话是从新宿站打过来的。

我点点头。我猜想，她今天大概要去梓桥。

“上午一早，就听说连社长都来了。”

“嗯。”我点点头。多余的话语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她脸上浮出一丝笑容。“虽然晚了点，还是要恭喜你当上社长了。听说你干得不错，我也很开心。”她是在恭贺我。

其实，她说话的样子变得有点忧郁，从带着的纸袋里拿出了一叠稿纸。“你能帮我看看这个吗……”

我拿过来一看，稿纸最上面一行写着一排题目“天赐恩典”，是这个年代鲜有的手写文稿，铅笔写就，四百页左右。

“这是你写的么？小说么？”我问。

“是的。我和圣人有过约定，要每天坚持写日记。自从那天以后，我就在写日记的同时一点一点记了下来，是想写成一本小说来着。”她微笑着说。

翻开文稿，第二页的正中间引用了两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话。看到这两行字，我立刻就明白了她到底想要写什么。

虽然我连一行正文都还没有读过，但是心里乱哄哄的。

我没有多问一句这两年中她的事情，也没有问她现在的状况，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句：“给我三天时间。”

因为我明白，我想了解的那些东西，就算我不问，她也已经记述在这四百页稿纸的字里行间了。我知道，我应该还是先把这个看完，和她站到相同的平台，再去跟她聊聊，说说我的看法。

“行。”她点点头，又说，“我三天后这个时间再来拜访你。”然后就回去了。



WINTER'S

TALE

我回到书桌后面，迫不及待地拿起文稿看起来。一定是用铅笔书写，橡皮订正过了吧？文稿上的字整洁极了。

我看得入神，仿佛时间都从我的房间消失了。

四百页左右的稿纸，一个专业的编辑耗上三四个小时足以全部浏览一遍。但是，我看完的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然泛白。

中间，我看到那些我熟悉的人名出现，手指便翻不动页面了。我在文字中寻找着那些人在那个时候的心境，羞愧于自己竟然曾经对此一无所知，不禁潜然泪下。我不时地回看，好几次都试图去触及她笔下记述的那些真实。

感叹不同于感动。对于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来



说，奇怪的地方在于，越是让人赞叹，就越是容易感动人。比起那些字斟句酌用语贴切的文章而言，那些混乱、苦闷、蹩脚、生硬的用语，或者拼命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有时更能打动人心。

虽然离开编辑工作第一线已经快两年时间了，但是我心中作为编辑的灵魂又开始慢慢苏醒。

这个故事是预备写成小说的，但是文体还是更接近日记。随处可见幼稚而拙劣之处，但并非硬伤。这些幼稚而拙劣的文字反而让人觉得纯真无邪，更加令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自那天起一直到她再次来访，我把手里的工作抛诸脑后，整整看了五遍她的手稿。每一次读，都会诞生一些新的想法，我用铅笔把我的意见全部写在旁边。看完五遍，我突然有了一种确信，觉得让这部作品问世，既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骄傲。

按照约定，三天后的同一时间，她再次来到我这里。

这次，我没有在接待室见她，而是招待她进了我的社长室。

她进来以后，并没有立刻坐到沙发上，而是像在寻找什么痕迹似的环视四壁，然后将视线落在天花板上，那样子就好像在追寻着某个人刚刚吐出的烟草气息。

我开口了。

“就是这里。就是这个房间。那以后，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动过，一直保留着原来的陈设。”

加班的女员工沏来了红茶。朝她低头行了个礼，就退出了房间。

两年前的那天发生的事情，后来在媒体上被大事渲染，报道中混杂着好奇心与感动。但是这位女员工今年才刚刚入职，似乎并没有发现眼前的这位女士便是当时的歌手。

她一直怔怔地伫立在那里，我只好劝她坐到对面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她带来的手稿。

她坐下以后，一直盯着那叠稿纸，瞳孔中闪烁着不安和期待。

“那……怎么样？”她嗫嗫嚅嚅地小声问我。

我微微颌首，省掉那些客套话，直率地说出了我的感受：“我好久没有这样被感动过了，文稿相当精彩。”

她的眸子里渐渐蓄满了泪水。

“请你一定要在我们出版社出这本书。”我说。

“谢谢。”她低下头，郑重地道谢。

“虽然内容很精彩，但是要出书的话，里面还有好几个地方有问题。”我说完，又接着问她：“在这之前，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她点头同意了。

“其实我也无须再问的，这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这样没问题吗？”

她没有出声，沉默地点了点头。

“里面的各个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她稍稍歪头想了想，说：“有些完全是真实的，有些是七八分的真相加上我自己的想象。”

“原来如此……你说过一开始就是计划写成小说的，所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本来小说里面如果没有想象的空间，就谈不上是一部小说了。加入了想象，就更能向读者传达作者的意图……”我说道。

我看到她将手伸向茶杯，于是从兜里掏出 Camel（骆驼牌）香烟，点了一支。

她的目光出神地盯着放在茶几上的 Camel 香烟盒。

手稿中出现的主人公最爱的香烟就是 Camel。

我吸了一口，开口说道：

“两年前我搬进这间办公室后，就换了这个牌子的香烟。你是知道的，我承蒙他相助，才在业界生存下来。之后就在他手下工作，如影随形。我一直就被人认为是他的左右手或幕僚，有时候有的人背地里说得难听些，甚至说我是他的跟班走狗。不过无论世人如何评说，我都不在意。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他，尊敬他。说得更深一层，我是把他看作自己的亲哥哥一样。”

她点点头，看我的眼光温柔如水。

我之所以问她文稿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事情，是因为关于他的事我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文中却有一些情节我从未听说过。

“那……”她用不安的眼神看着我，“你刚才说要出书的话，有好几个问题……”

“其实准确地说，那些都不应该称之为问题，而应该说是属于我个人喜好范畴的东西。要是你不能接受我的提议，把书稿拿到其他出版社去，希望一字不改地出版成书，十之八九也是能成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如果不能在你这里出版的话，那我就把稿子废弃掉。”她回答的语气非常坚定。

“谢谢。”我向她道谢。

“该说感谢的是我。”她说着低了低头。

我一口气喝光了红茶，拿过茶几上的那叠文稿说：“那我们就来商量商量的细节。”

“这本书我不准备安排责任编辑。从头至尾，我都打算一个人全权负责。”

她点点头，表情有点紧张。

我用手指在文稿上轻轻敲着说：

“刚才我也说了，抛开个人感情不谈，这个故事相当精彩。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缺点的话，那就是作者的意念太过强烈。诚然，带有强烈意念的情感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因为没有意念的人，心中只能装得下自己，对别人只有冷酷的一面。如果文稿的体裁是日记的话，日记的目的本就不是提供给人阅读的，所以无论注入多强的意念，都是无所谓的。怀有强烈意念的日记，在日后自己一个人悄悄翻阅，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如果要制作成书

籍，书籍就是给人阅读的东西，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作者的意念太过强烈，会给读者造成负担，结果也会影响读者的心情。就是说，要作为一本书让人阅读的话，或多或少有必要和出场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我一直注视着她，不知她到底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她点点头低声回答。

“那，我就说个我的提议。”我手指着文稿第一页上写着的书名。

“把这个书名改一改吧！我第一遍读的时候，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一个名字，看完五遍之后，更是确信非它莫属。‘冬天的童话’。”

“‘冬天的童话’……这个吗……”她低声回想着，瞳仁左右转了转，然后睁大了眼睛。

她的这个眼神，让我想到文稿中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下雪的冬日，幼小的一对男孩女孩站在梓川河边，望着前方的铁桥。不一会儿，这座铁桥上便会开过一列吐着白色蒸汽的火车……

“这个书名真的很好，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贴切的了。”她说着，看向我的眼神表示赞同。

“书名定了的话，就等于说整个作品的完成也指日可待。要写的故事已经有了框架，就好像给这个故事裹了一床安全毯。”

我朝她笑笑，开始进入正题。

“这份原稿——”我摊开掌心，按在那叠文稿上，“我把我的关注点和建议都写了批注。请你好好地读一遍，不，读两遍甚至三遍。等你领会了其中的意味，就可以暂时和这份原稿告别了。”

她歪着脖子，似乎不太理解我说的话。

我说：“就是说，全部领会之后，一切从零开始。”

“你是说，让我重写一个新的？”她的表情里带着深深的疑惑。

“与其说重写一个新的，不如说是将这个精彩的故事重新构建。刚才我也说过，要写成一本小说，就必须放下自己的意念，退后几步再来审视这些出场人物。你应该已经对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有了全面的理解，也能把握故事的核心内容。换言之，这些出场人物就只是提线木偶，任你操纵。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写这个故事时的心态。在描写一段真相的时候，不要歪曲它，而是要尽量彻底地展现出真相。但是，围绕这些真相，周边展开一些想象、祈愿和祝祷，却是你的自由。这样的话，事实就能变得更加鲜明，你也更能正确地向读者传达你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图。”

我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减她的疑惑。

“你去探寻过关于他的过往么？”

她摇摇头。

“就是说，你在这里面描写的他的形象，全是依据跟他在一

起时他对你的讲述，对吗？”

她点点头。

“那么”，我说，“这一次，你就彻底地沿着他过去的足迹探访一遍。去他成长的故乡走一走，去那里听听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讲讲他的过往，也去追寻一下他到了东京以后的生活。当然，也要听听他的朋友们怎么说。当然，也一定要去调查一下他以前偷偷施行的善举。也许，你能抽丝剥茧找到各种真相。说不定，你对他抱有的印象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就算发生了变化，这个故事的根本却不会动摇。不，甚至还可能更加深入。”

“你能做到吗？”我问道。

“说实话，感觉有点害怕。”她不安地眨了眨眼。

“你都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故事，一定没问题！我会尽量抽空帮你。”我说，“做完这些以后，你再重新看一遍文稿。那时你就能明白我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相就是真相，真相被想象、祝愿和祝祷包围着也无所谓。”

“我知道了。”她点点头，脸上迷惑的表情不复存在。

“但是我几天后必须要回纽约一趟。声乐课程要到明年3月才结束。因此，要等到那之后我才能真正投入精力做这件事。行么？”

“行。”我立刻就给了她答复，“那，这部《冬天的童话》就定在2005年2月14日出版吧！对你来说，这是个特别的日子

吧！”

“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她向我许诺。

这个承诺，是我与她全新的开始。

翌年4月初，她从纽约回来，立刻就开始行动。

她乘着特急列车沿中央线下行，拜访了无数次——虽然我只和她同行过一次——他成长的故乡，长野县梓桥。

中央本线下行方向过了松本站之后，很快就分道为筱之井线和大系线两条。乘坐大系线的小列车摇过一级河道“梓川”上的一座铁桥，就能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梓桥。那是他成长的故乡的车站。

位于松本盆地一隅的这个小镇，可以远远遥望到穗高山，周边都是一望无际的田地。身处这无与伦比的美景之中，几乎让人觉得这样的地方都能有教会，真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我到她生活过的神奈川县腰越附近漫步。我并不是要找认识她的某个人取材，只是为了要亲身体会一下她的幼年时期到底是怎样的苦痛。

腰越地处镰仓市和藤泽市的交界处，背靠绿意盎然的镰仓城，前面是湛蓝的相模湾。放眼望去，前方的江之岛总是安安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

我走过他和她的故乡后意识到，人的苦痛和悲哀，最终都只是因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他和她的故乡，距离他和她的苦痛与悲



哀，是那么的遥远。

还有其余种种。

顶着出版社社长的头衔，采访取材方面无往不利。为了帮助还不习惯采访的她，我陪着她，拜访了好几间与他有缘的福利机构，也让他的辩护律师抛开保密义务的顾忌，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说是让他抛开了顾忌，仿佛是我们做了多大努力似的，其实辩护律师本人也对这本小说的出版非常支持。

在所有的查证和取材完成之后，她在深秋时节完成了这本小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场人物的名字。在创作过程中虚构的人物当然无所谓，但是实际存在的人，该怎么办呢？

这是她的作品，我完全遵照她的意思。

最后，只有男女主人公使用了真名，其余的出场人物全都换成了小说中的名字。

这个故事终于完成了。

她会把这本小说献给他的吧？我作为出版的责任编辑，也将这本小说，献给出版社的创办人，我们的前任社长。

2005年深冬

青樱社董事长 石田 宏